

漢書補注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曰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補注先謙曰史漢表云二

月乙武為代王補注先謙曰四年徙為淮陽王者文帝四年本表

云三年徙淮陽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孝王

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

八年留也據史表七年八年十年入朝傳不言者自王梁後數之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

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

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

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補注先謙曰事又見寶嬰傳至誠直也其春吳

楚齊趙七國反補注先謙曰四齊合吳楚趙為七國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補注

傳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補注而使

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補注周壽昌曰梁孝王時人材

人為孝王將素抗直儒林傳丁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皆在此役者也吳楚呂梁為限不敢過

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補注王先慎曰廣雅釋詁略

取也左宣十五年傳以略伏士注成十二年傳獨夫妻推轂行詣遷虎

史記貨殖傳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轂行詣遷虎

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呂布與遲補注二軍向壽春水陸並

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是皆虜略連文孟康以略字屬下

文非也梁所殺虜略者謂梁所殺吳楚之士卒虜吳楚之生口路

吳楚之財產與漢相當耳史記世家作梁所破殺虜略明年漢立

與漢中分則句讀益明裴駰彼注又引孟注立訓疏矣

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蘇林曰陳留北縣補注齊召南曰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酈食其傳

陳留高陽人又云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卽此高陽矣先謙

曰集解徐廣云在陳留圍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司馬彪云圍有高陽亭也

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補注宋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

百餘里補注先謙曰索隱蓋言其奢非實辭正義括地志云兔園

後廢樓龍神雁池鶴洲景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廣雎陽城七十

里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

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雎陽曲今踵曰爲故今之樂家雖

陽曲是其遺音補注先謙曰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

索隱引蘇林云廣其徑也

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

處寬博士俗云平臺也復音方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

梁孝王平臺至今存有兼葭洲鳧藻洲梳洗潭元和志平臺在宋

州虞城縣西四十里商邱縣志縣東北十七里得賜天子旌旗從

有平臺集接炭城界先謙曰史記作五十餘里

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

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補注沈欽韓曰

若後世之鳴鞭喝探也詳見唐書與衛宋史儀衛諸志先謙曰史

二

記作出言師古曰擬此也音擬補注先謙曰景帝招延

趨入言警擬於天子問不善王得韓安國為解詳安國傳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

皆游梁公孫詭多奇邪計補注先謙曰案周禮有奇袤初見日王

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

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補注先謙

作且是案史記云多作兵器弩弓牙數十萬索隱引如珠玉寶器

高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

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

於闕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

是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使使持節乘輿駟馬文義較明官本注四並作駟是既朝上疏因畱呂太后故

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補注先

官表諸侯王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補注先

子殿門是也著籍猶言通籍言以梁王侍臣姓名著於門籍引之

是其證此籍字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曰

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補注王先慎曰索隱袁

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

行也案小司馬二說皆非也關通也禮曾子問注關中言之儀禮

喪服傳注關已許嫁疏皆訓為通關說即通說通說於景帝猶言

進言於帝耳本書倭幸傳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注關說者言由之

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開津立訓拘曲史記倭幸傳索隱注曰關

通也其說是矣本書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吳志呂

範傳範必關白不敢專許關白即通白與關說義同先太后議格

諫曰官本考證按褚先生具言其事見梁孝王世家後太后議格

服虔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關師古曰蘇音張說是

補注錢大昭曰格音格關闕本作格者格闕也先謙曰集解如淳

曰妓闕不得下索隱引服虔云格謂格闕不行與此異疑索隱誤也孝王不敢復言太后曰嗣事古

曰不敢更言此事言於太后補注先謙曰史記太后議事祕世莫

格下作亦遂不敢復言以梁王為嗣事與本書義異

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

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

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

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補注錢大昭曰楚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因以為氏見廣韻及內史安國師古曰

國補注先謙曰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

於梁王師古曰望謂梁王恐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

得釋補注先謙曰案此與鄒陽傳合互證安國傳梁事兩次皆安

國此不當有韓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補注先謙曰史表既至關

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

禮儀志大喪諸侯王車皆去輔轡疏布惡輪是喪禮原有布車之

制然太后尚存而謂王藉布車自比喪人決非常日情事此益不

欲人知特用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

盡居外外不知王處補注先謙曰史記不重外字是也車騎居外

處則不當獨著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弟憂恐補注錢大昭曰弟南

一作景帝先謙曰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

官本作帝是

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

三十五年冬復入朝補注先謙曰景帝中六年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

不樂北獵梁山補注先謙曰梁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索隱引述征記云

也正義括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案

唐之壽張前漢之壽良縣屬東郡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南梁山在

州西南五十里高紀十一年立子恢為梁王罷東郡頗益梁疑以

故郡之良山改名梁山或光武諱叔父名改壽良為壽張此良山

時人遂併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

改梁山耳補注先謙曰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

曰足當處下所召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

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

月六日王薨也補注先謙曰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

月六日哉太迂先謙曰史記足下無上字索隱云述征記陽有梁

孝王之冢案六月當作五月據史漢表孝王支

子四王皆以五月立則孝王薨非六月明矣

孝王慈孝每聞太

后病口不能食補注先謙曰史記更

常欲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

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

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

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

字補注先謙曰史記壹上有加字孝王未死時財已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

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

王補注先謙曰文帝四年復並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

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先謙曰劉說是也史表文帝前元年初

置太原都晉陽二年初王參四年參更號為代王實居太原又孝

王世家以參為太原王下集解引徐廣曰都晉陽正義括地志云

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智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

陽即此五年一朝凡三朝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十七年薨補

城是也先謙曰表作七年據史記世家立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

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此是表誤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呂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山呂為關補

年徙函谷徙代王於清河補注先謙曰史記清河王徙以元鼎三

今廣平府是為剛王並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補注先謙曰表三

太始三年剛是剛王二年薨通前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補注

在代凡立三十八年表是此誤日表湯作陽二十五年薨據子年地節元年剛子年嗣地節中冀

是頃王本始四年薨凡二十五年表是此誤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補注先謙曰官本則作

當作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則曰自來殺

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

之太后故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年使從季父往

來送迎則師古曰宗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

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

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補注沈欽

志廣宗故城在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補注齊召南曰懷王名史表及世家作勝孝文本紀作

名理或然也先謙曰索隱據景帝子有文帝少子也好詩書補注

中山靖王勝以為史記誤臆說不足據

日新書先醒篇載懷王與賈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

君問答語是其好學之證

朝因墮馬死補注先謙曰據史表六年十年入朝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

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孝王子太子

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共次子明為濟川王補注周壽昌曰濟川國

劭曰今陳留濟陽縣也紀要濟陽縣在開封府蘭陽縣東五十里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

識為濟陰王皆曰孝景中六年同日立補注先謙曰據表五月丙戌

梁共王買補注王先慎曰西京雜記梁孝王子賈頊從朝

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

哉餘曰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三十而室賈年蒙

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餘曰賈朝至立十年薨補注宋

閻而遺鳥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立十年薨補注宋

本十作七齊召南曰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是也七十字相似傳

寫誤耳買以孝景後元年嗣以建元五年薨是七年也先謙曰史

表景帝後元年下書恭王買元年建元四年下書薨子平王襄嗣

正七年齊云建元五年薨非也此宜從越本正作七

濟川王明補注先謙曰濟川王已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

有司請誅

補注劉攽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傳與此不同朱祁曰垣表作桓邑先謙曰中傳是此中尉蓋因後人少見中傳

而妄改說詳

武紀垣史記作桓又惠景間侯者表本書諸侯王王子侯兩表皆作桓明垣字誤

武帝弗忍廢為庶

人徙房陵國除

補注先謙曰後為陳留郡

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

師古曰悍勇也

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

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

取財物曰為好

如淳曰目是為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到所反補注周壽昌曰以為好即以為樂之變文

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

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

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宣帝甘

露二年為

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

補注先謙曰史記地入於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

補注先謙曰史記地入於漢為濟陰郡表作七年據史表

二年薨此總謂立後一年耳七字誤

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

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

補注先謙曰官本梁平王襄下不提

母曰陳太后共王

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

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

母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鬪尊應劭曰詩云酌

也彼金鬪鬪畫雲雷之象曰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

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鬪古雷字補注先謙曰應言畫鄭言刻故師

古是鄭禮明堂位山雷夏后氏之尊也孔疏器為雲雷也畫為山

雲之形也是宗應說集解引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去山字非

也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已與人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

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已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補注

先謙曰猶任后絕欲得之補注先謙曰後書吳王襄直使人開府

與山同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補注先謙曰官

本於景德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

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曰為筆耳師

欽韓曰淮南繆稱訓猿狀之捷來措注措刺也按周禮鼈人措魚

斃措籍字或省耳蘇軾作筆者義亦通說林又云猿狀之捷來

乍即筆之省先謙曰索隱云措音達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達前

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筆也謂為門扉所筆棟報通也說文壓竿也

謙案一切經音義九竿猶歷也今謂以槽竿出汁也說文壓竿也

通作窄釋名其受矢之器織竹曰竿相迫窄之名也孟子迫斯可

以見矣趙注迫窄則可以見之又通作迕後書陳忠傳鄰舍比里
共相壓迕注迕迫也竿指者門猝閉而指未出為所迫壓是借措
為竿不當調刺沈說非也考工記輪人較小而長則柞鄭司農云
柞讀為迫暗之暗謂輻開柞狹也秋官柞氏鄭司農讀為音聲暗
措與暗音相近故義亦相段矣官本注窄作竿太后帝諱諱音火
故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
任后呂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
止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持喪
是也侍與持形近致誤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補注宋祁云犴反作犴友先
謙曰官本考證按此文則其人姓犴名反史記作類犴反則人辱
其人姓類犴漢書脫一字耳先謙案索隱亦云反或作友其人辱
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補注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
當作淮錢大昕曰史記本作淮陽淮陽國景犴反殺其仇車上亡
帝四年除為郡故得置太守梁與淮陽接壤犴反殺其仇車上亡
去補注先謙曰史記犴反上有太守客出下車六字但云殺其仇
陽人所殺誤矣殺者睢陽人而事在淮陽地故淮陽太守治之而以讓梁吏睢陽太守怒呂讓梁二千

石二千石吕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

大母爭尊狀時相吕下具知之欲吕傷梁長吏補注先謙曰官本吏作史引劉放曰

吏作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吕為不孝請誅王及太

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知

不無吕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

陽邑補注周壽昌曰成陽志屬許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

誅梁餘尚有八城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削梁入城梁餘尚有十城所以地理志證之梁國統入縣則此文是也錢

大昕曰此說非也志所述者平帝元始之郡縣而梁平王削地乃

在武帝元朔中相去百二十餘年即以漢書本傳攷之則王立嗣

位之後削地千戶及五百戶者數矣及削五縣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襄立四十年薨

而餘尚有八縣益知餘八城之說未可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四年史記作三十九年誤子頃王無傷嗣云諸侯王表作貞王毋

傷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

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

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

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補注沈欽韓曰王官有私府長先謙曰見賈山傳毋得曰金

錢財物假賜人補注先謙曰假貸也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

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捶擊音一口反補注宋祁云浙本注文捶擊也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

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

寶兄子昭爲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

父自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

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

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

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補注王文彬曰曲禮天子當

寧而立孔疏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

應門金鷄駁之云此言出於禮緯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爾

正郝疏引之云天子外屏亦見淮南子金氏駁之是矣案爾雅門

屏之問謂之宇乃路門外之屏在應門內師古曰正門內兩壁

謂天子無外屏則又非也禮郊特牲臺門而旅樹鄭注樹所以蔽

行道孫卿子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於外內屏不

欲見於內也是天子原有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於外內屏不

之屏也辭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於外內屏不

郭疏又云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屏牆也是屏以土為牆即今

之照壁其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葦之言應劭

說得之葦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詩曰為夜也師古曰葦謂舍之交

積材木也應說近之葦音工豆反補注沈欽韓曰廣雅葦夕暮夜

也顏主應說不衛周壽昌曰玉篇葦夜也詩曰中葦之言中夜之

言也釋文引韓詩中葦中夜淫蔚之言也是韓魯詩義同毛傳中

葦內葦也鄭箋內葦之言謂宮中所構成春秋為親者諱補注王

則葦讀如構說文葦交積材也又顏所本春秋為親者諱文彬曰

語本公羊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戚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

閱元年傳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戚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

族親情無疏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已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

遠皆昵近也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狠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

師古曰傳獨曰偏辭成舉斷獄亡益於治道汗巖宗室音漫師古

讀曰附日燬音秣呂內亂之惡補注先謙曰五字當披布宣揚於天下非

日燬音秣呂內亂之惡補注先謙曰五字當披布宣揚於天下非

塗染也呂內亂之惡補注先謙曰五字當披布宣揚於天下非

所曰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曰爲王

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曰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

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

所問者怨望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補注王念孫曰猥猶

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猥自發舒也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

注總猶猥卒也卒與猥同廣雅猥頓也頓亦猥也月令寒氣總至鄭

賦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猥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

倖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王莽傳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

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曰三者揆之殆非人情補注周壽昌

一也富厚足聘美麗且各有恥辱之心二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

也案事者未及淫亂事無故自發三也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

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既已

案驗舉憲宜及補注先謙曰言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

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曰清白之狀付有司也曰廣公族附疏之德補注王

疏附之義詩子曰有疏

附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疏云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
疏附也人主篤一本之恩廣親親之誼則宗族疏遠者咸樂依附
故云廣公族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得治親之
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曰公事怨相掾及睢

陽丞使奴殺之殺奴已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
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

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

曰就問也補注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賞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
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山必有一誤

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蔡邕獨
書以命諸侯王三公戒策以戒勅刺史太守此戒策即梁王有謚
嘗被勅教戒者也豈謂初封時策命哉先謙曰戒策不合用於諸
侯王仍以顏說為是武王子傳策書可證此文以下方諄暴妄行

歷數其犯罪屢赦是策戒非指獲謚後被勅教戒明矣諄暴妄行
也師古曰諄乖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比比
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

抵調置辭

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

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

首音失故反次下亦同補注劉牧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

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舉也令音零先謙曰

劉說上也字疑言之誤連下為句此文王陽病抵調句置辭驕嫚

句不首主令句陽病即是抵調諷言患病不與長史丞相見也說

文調詆調也類篇引作抵調也又云詆調諷言也調或借關字史

記孝文紀而後相設索隱引韋昭說設者相抵調也並與此同義

不當分疏置辭謂具供辭與下文今王當受詔置辭同主令猶言

主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

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補注朱祁曰書曰至于再

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傳

相中尉皆曰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匣中是誰之過也

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

於櫝匣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補注

宋祁云注文浙本虎作豹檻作押景德本郭去虎字蓋以師古宜

避唐諱先謙曰匣官本作匣匣論語作押匣置置古並通用說

文匣置也置匣也置匣也桂氏義證云魏文帝與鍾繇書郵騎既

到寶玦初至捧押跪發五內震駭繩窮押開爛然心曰是借押為

也書到明呂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呂下不能輔導有

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

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呂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

稱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往者傅相亦不純呂仁誼輔翼立補注先謙曰大官本翼作昱

臣皆尙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閒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

相舛伺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補注先謙曰毛

釐時俗轉寫異字耳鄒陽傳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其義亦同當伏重誅呂視海內師古曰示

數蒙聖恩得見貨赦師古曰貫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

促貪生畏死卽詐偃仆陽病也師古曰偃仆倒地微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曰冀得踰謹呂實對伏須重誅師古曰須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

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

立爲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

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曰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補注先謙曰

史記作親愛二字不必分指太后景帝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王王傳第十七

卷

漢書四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已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

其能爲文也屬音之欲反補注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

先謙曰史記作能誦詩屬書師古曰秀美也補注周壽昌曰書中凡秀之甚幸愛補注朱祁曰

字曰茂選光武諱也獨此尚存秀材二字愛字下常有

之字句緩而順先謙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

日史記亦無之字師古曰治平言故與李斯同邑補注周壽昌曰據此吳而嘗學事

其政治和平也師古曰事之徵召爲廷尉補注先謙曰公廷尉迺言誼年少頗

而從其學也通諸家之書補注先謙曰史記文帝召召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

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

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曰爲能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諸生於是乃以

爲能不

文帝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曰爲漢興

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

補注錢大昭曰閔本制上有法字先

謙曰閔本是也此後人不解法字之義而妄刪之類有定官名興

禮樂酒草具其儀法

師古曰草謂創造之

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

師古曰更改也補注王念孫曰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

法秦奏相似而誤又脫法字耳色上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

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文

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文

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曰爲不當改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則是以初卽位

不暇改制非謂不當改制也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

是天子議曰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

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爲御史大夫補

注周勃昌曰害忌也史記燕昭王使樂毅約趙楚伐齊諸侯害齊

潛王驕暴皆許之注害猶言患之也患與忌意同屈原傳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亦謂忌其能也先謙曰公卿表孝

文三年書典客馮敬七年典客馮敬為御史大夫此在帝初卽位時顏注誤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曰誼為

長沙王太傅補注先謙曰傳吳芮元孫差誼既已適去師古曰適讀曰謫其下

中大夫秩比千石諸侯王太傅秩尙在內史中尉之上以秩而較初非左官其曰適去者以其去天子之側而官王國也先謙曰官

本讀曰謫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曰弔屈

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遺憂而作此辭補注先謙

曰史記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索隱引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

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諭師古曰諭論也其辭曰補注先謙

善注引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議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聞其尊顯佞諛得志以

哀屈原羅護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怨也先謙案誼之立言固宜有體鵲鴛鴦必非以況絳灌諸人廷議鄧通情事所有

應氏所傳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俟罪長沙師古曰俟待也仄

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汨羅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造託湘

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遭世罔極兮迺隕厥

身張晏曰議言罔極師古曰罔無也造音千到反烏庠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庠

讀曰呼補注先謙鳳伏竄兮鳴鵙鵙翔師古曰鵙鵙怪鳥也

日官本作庠音呼夷反鵙音于騎反鵙音休補注先謙曰史閼茸尊顯兮諛諛得志

記鵙作梟官本鵙鵙作鵙鵙作鵙鵙作鵙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師古曰植立

也開音吐蓋反茸音人勇反謂隨夷洞兮應劭曰隨

先謙曰文選李注引胡廣云逆曳不得順廉士湯弓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周謂跖躋廉李奇曰跖

羣餓于首陽之下讓而師古曰跖音也音胡困反謂跖躋廉

楚之大盜為莊躋師古曰跖音也音胡困反謂跖躋廉

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世謂隨夷洞兮

跖廉文選作謂隨夷為洞兮謂跖躋為廉李善莫邪為鈍兮應劭

補注先謙曰史記鈍作頓借字鈎刀為鈎微師古曰音弋占反

注先謙曰文選注引漢書音義曰鈎謂利也史于嗟默默生之亡

記集解引同官本注為利作謂利為謂通用字故兮應劭曰生先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自此至獨離此咎兮字並在

上句 幹棄周鼎

師古曰韓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
轉也音管寶康瓠今曰康瓠謂之甑師古曰甑音

李巡云康謂

大瓠也先謙案爾雅郭注瓠壺也郝疏云說文康

林鋌破甌李本

輒裂也牧人注故書毀爲輒釋文云康碑蒼作輒字作光按光猶廣也大也李巡蓋以光瓠爲大瓠郭云

孤壺與李義
部爲長此

異爾雅此文皆言瓦器當以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古師

曰罷讀曰

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駕鹽車也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

師古曰章父

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嗟若先

主蜀雜此旨

應劭曰嗟咨嗟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

作苦文選引

勞苦上更卒曰李奇曰許告也張晏曰許離騷下章

有苦字明本
記文選詳作

書字誤言曰亂也師古曰諄音碎補注先謙曰史
記集解引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

也鼓瑟注引
莊素對注引
反注引

又訊音與本注同是許卽訊也索隱訊音信劉伯
又訊音重宣其意周成解詰音碎據劉周二音皆

讀訊爲許詩

訊子不願楚辭章句作詳說文詳讓也引國語曰許

色齊今見釋

文者不可枚舉已矣國其莫吾知乎
之人不知我

也子獨意

其誰注先謙曰史記作堙鬱語注先謙曰史記作堙鬱鳳縹縹其高逝兮

夫固自引而遠去

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補注先

之神龍兮

鄧展曰縹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沕淵潛已自珍展

曰沕音昧張晏曰潛藏也補注先謙曰縹縹猶已隱處今服皮曰

應劭曰縹縹水蟲害魚者也縹背也欲舍縹縹從神龍遊也師古

曰縹音面補注先謙曰縹縹縹史記作縹縹縹集解引徐廣曰一

本作縹縹縹皆轉寫誤也索隱釋縹縹縹引郭注爾雅云似

鳧江東謂之魚鰕先謙案此文當如下孟康解應說非

夫豈從

蝦與蛭螾服皮曰蛭水蟲螾今之蛭螾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螾

螾字與蛭同音引今合韻當音弋人反螾音丘詳反

所貴聖之神

補注先謙曰史記蝦作螾唐言合韻猶今之叶韻

德兮遠濁世而自滅補注先謙曰史記文

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

云異夫犬羊文補注先謙曰史記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

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麒麟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

屈原事則可與己矣送自敘其怨憤則太過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矣何焯曰當從李說史記作幸文義尤明

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苟懷此之

有也字史記歷作曠索隱謂歷觀也文選注言知時之亂當歷九

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遺放遂先謙案原賡懷宗屬義

不他適諒為此言哀弔之甚無可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

奈何之辭耳顏說失之愈遠矣

之師古曰八尺曰仞千仞言其極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

字索隱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

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奇細之人

補注宋鄭曰浙本微作微者非是上言微注言證意自相會
賦拈隔鳴球韋昭曰古文隔為擊說文玉部璫讀若隔裴都職讀
若擊古擊通通用也王念孫曰如清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
李奇曰增益也顧觀文念孫案如以增為高高上飛之意是也相
福傳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思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增逝與探
退對文是增為高也增或作留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仞之上
高注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皇上擊九千
里是也李訓增為益顏訓為重皆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搖疾也騷
燕之外部朝鮮洌水之閒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顛搖

起而橫奔分淮南原道篇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覽德
輝而後下若見細德之險微則速高擊而去之也如調遙為遠亦
失之先謙曰擊者鳥將飛兩翼還自擊而後上舉也此文當作擊
史記借翻耳正義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加動羽翮遠
逝而去之文選徵作徵李善並為險微
作注是在唐世本已各異徵義為長
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古曰水不泄為汙音一胡反又音一故反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莊子曰弟子謂庚
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橫江湖之鯢鯨今固將制於螻蟴如
所還其體而鯢鯨為之制也橫江湖之鯢鯨今固將制於螻蟴如
曰鯢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鯢鯨無鱗口在腹下鯢鯨所制以況小
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鯢鯨於汙漬必為螻蟴所制以況小
朝主閭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讒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鯢音竹連
反字或作鯢鯢亦大魚也音淫又音尋螻蟴音樓謂螻蛄也補注先
謙曰注口在腹下集解在作近忠逆之言文選注引蓮作迂又宜
引莊子庚桑楚謂弟子吞舟之魚易而失水則螻蟴能苦之
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隅反服似鴛鴦曰異
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
出域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鳥字下疑有如字齊召南曰史記楚人
命鴛曰服是一物二名漢書云似鴛則二物矣王先謙曰史記云
三年有鴛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鴛曰服索隱引荊州記
云巫縣有鳥如鴛難其雄為鴛楚人謂之服御覽九百二十七引
漢太常孔臅作鴛賦云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己

又毛詩義疏云鴉大如鳩綠色惡聲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是也又謂鴞類兩鳥部引本草集解鴞即梟也一名服吳人呼為魃魂惡聲鳥也賈誼傳云服似鴞其實一物也又曰鴞服鴞梟皆惡鳥也說者往往混注各執一說今通考據并咨詢野人則梟鴞服謂狐一物也鴞鴞一物也鴞即今俗所呼幸胡者是也處處山林皆有之少美好而長醜惡狀如母雞有斑文頭如鸛鴞目如貓目其名自呼好食桑椹古人多食之到恂嶺錄云北方鴞鳴人以爲怪南中晝夜飛鳴據諸說及盛弘之荊州記觀之則鴞服謂狐之爲一物明矣先慎案賈子在長沙作服鳥賦蓋從楚地之名耳非有二物也當從史記爲是周禮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鄭注天鳥惡鳴之鳥若鴞鴞賈疏云鴞鴞者鴞之與鴞二鳥俱是夜爲惡鳴者蓋沿班書而誤也先謙曰文選注引晉說作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然志作四不祥鳥也誼既曰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字韻語疑加如非也

自傷悼已爲壽不得長迺爲賦已自廣補注王先慎曰西京雜記賈誼在長沙爲鳥集其承

歷長沙俗以鴞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鴞鳥賦齊死生其辭曰單應劭曰太歲在卯爲單關師古曰關音一葛反

關之歲四月孟夏補注宋祁曰單音禪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

作單關之歲今以下凡起句俱有兮字此班氏所刪也文選注引

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談泰云依三統術超辰法推之孝文

六年太歲在丙寅單關之歲是七年也徐說誤先謙案汪中云按

史記歷書太初元年焉遂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爲昭陽單關

賈生以孝文元年為博士歲中起遷至太中大夫旋出為長沙王傅至是適得三年案汪說是

庚子日斜服集余

舍孟康曰日斜日跌時補注先謙曰史記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

日問讀曰閑補注先謙曰異物來辟私怪其故孟康曰辟音萃萃

文選注閑暇不驚恐也孫曰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聚集也辟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

至回水萃何喜王注萃止也史記辟作集集亦止也規楚辭天問北

非聚集之謂先謙曰辟各本從出不從止據史記作集文選作萃

王訓是也班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

蓋借辟為萃發書占之讖言其度讖音初禁反補注王先慎曰正

義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案度無驗義張說非也度者數也禮檀

弓注坵封之度釋文一作之數是度與數義通故字亦相段凡言

度則數在其中易象下傳節以制度度與數通故字亦相段凡言

調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他如宿度律度皆以數言故

古義通用之證下文淹速之度亦謂淹速之辭曰野鳥入室主人將

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補注周壽

爾羊來思加一字以成文子服之稱亦猶是不必為美稱也觀史

記作請問于服兮可知先謙曰服本于作於引宋祁曰子服姚本

作于服案于字不得連用姚本誤也索隱漢書作子服吉康告

小顏云子加美之詞所見正文及注作子又一漢書本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

不能言請對曰意師古曰意字合韻宜音億補注先謙曰意史記文選作臆索隱本作意注云協音意正義協韻

音億王念孫云意與息異為韻故索隱正義注如此若臆字則本讀入聲不煩協韻文選作臆亦後人所改李注云請以意中之事

對則本作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管幹轉也還

意明矣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蘇林曰相

旋耳蘇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文選嬗作壇李善注引蘇林曰轉續

相傳與也蟬音蟬如蜩蟬之蛻化也或曰蟬相連也

索隱引韋昭曰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蟬謂其相傳

之也又訓蟬為相傳與而如師古曰通如蟬正與變化義相承服韋說

是勿穆亡閒胡可勝言師古曰勿穆深微貌胡何也言其理深微

九十二鳥部下引亡閒作無窮史記文選同李善注以下文多引

屏不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以文飾之今悉

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夫差呂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

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斯遊遂成卒被五刑應劭曰李

於茲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薪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為趙高所護身伏五刑補注傳說

宋祁曰注姚本伏作被先謙曰遂達也遂成謂身達而名成傳說

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傅巖武丁以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繆也臣瓚曰糾繆相為表裏如糾繩索相附會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字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水激則旱

林曰糾兩合繩經三合繩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盡不能浸潤矢之激發則去

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索隱云呂氏春秋作疾則萬物回薄震所見本不同也疾悍義同劉說是也早悍通段字

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補注先謙曰官本烝作蒸雲自下大

鈞播物塊圯無垠如滴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

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音於點反補注錢大昭曰陶木注此作比先謙曰史記作大事榮

物兮塊軋無垠索隱專讀曰鈞軋猶轉也與播義

同說文垠圯也王逸注楚詞云塊軋霧氣昧也天不可與慮道

不可與謀補注先謙曰文選兩與字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

作預史記索隱與音預

也且夫天地為鎔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治鎔

曰文選注莊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

萬化未始有極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列子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孟

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如消曰控引

也揣音圍控搏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說是補注宋祁曰注

文貴借姚本作貴惜錢大昭曰揣無圍音必作搏字乃與忠字合

韻文選作控搏並引如消曰搏音圍或作揣是如本作搏也小顏

變其字而仍其音遂致讀者不可解矣先謙曰專字或作揣故搏

亦變文為揣作搏是也史記同文選注展轉推尋徒滋謬藉貴借

姚本引作貴惜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北達人大觀

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物亡不可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徇財列士

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補注宋祁曰浙本向作殉先謙曰文

不獨一人先謙案列士與貪夫夸者封文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

則非眾士之謂義當從烈省文為列耳

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充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

品庶猶庶品也補注先謙曰夸泰者不可一日無權故云死植每

品物流形品物即謂眾物此文品庶亦謂眾庶也貪夫列士夸者

品庶四者皆以人言顏云庶品則兼物言非其指矣怵迫之徒或

方言梅貪也索隱云每字合從手旁是也省作每耳

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師古曰

說者欲改字為誅蓋穿鑿耳補注王念孫曰孟說是也管子心術

篇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

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也趨西東者趨利避

害也不得以怵為怵惕明矣先謙曰索隱云漢書亦有作私東應

劭曰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

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

利也據此是當日漢書本私西互異矣集解引大人不曲意變齊

孟注諫作怵文選注引作怵然賤下有也字

同竊注王念孫曰意讀為億萬年之億說文史記正作億億變

字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即莊子齊物之旨作意者借

意與變化齊同失之愚士繫俗俗若囚拘李奇曰俗音塊蘇林曰

反師古曰蘇音是補注張泌曰按說文窮音渠阻反迫也文選李

善注窘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

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俗字並音

窘疑蘇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阻反沈欽韓曰玉篇俗求敏口

若終身之虜楊倞云億字書無所見益環繞囚拘之貌意與此俗

字同史記作擗義與擗同集韻開門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補注先

機也先謙曰官本注人上音字作皆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補注先

選注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眾人惑惑好惡積意

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至於獨也補注先

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眾懷好惡

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補注王念孫曰

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字本作意

或作億補注先

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補注先

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逞即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補注先

疑也惑惑謂惑之其集解引瓚說懷下有抱字補注先

息道故謂之真人也補注先

釋智遺形超然自喪補注先

集解是也文選注莊子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墜支體

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補注先

周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補注先

先謙曰文選注寥廓忽荒元氣乘流則逝得坎則止補注先

未分之貌廣雅寥廓也廓空也乘流則逝得坎則止補注先

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補注先

選作坻集解徐廣曰坻一作坎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先謙案坻

坎意同總謂不可行耳不當作險難解言行止一聽自然非有計較之私亦無關仕隱之義如孟張說與上下文指不合矣官本得

作遇玩孟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

注作遇是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詹虛若深淵之靚汜虛若不繫之舟師

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詹虛若深淵之靚汜虛若不繫之舟師

老聃曰其居也澹而靜其唯人心乎又曰汎汎若浮舟也補注

遊不己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補注

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索隱曰服虔曰自寶自貴也

人無累知命不憂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云德人者居無思行

累周易曰樂天細故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云德人者居無思行

知命故不憂細故補注先謙曰文選注莊子云德人者居無思行

荆索隱削音介張揖云慧介鯁刺也文選注鵲冠後歲餘文帝思

子曰細故裂削奚足以疑裂削與蒂芥古通字冠後歲餘文帝思

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

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轄師古曰禱福也借釐字為

之耳言受神之福也補注沈欽韓曰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

來讀曰釐釐賜也左傳四年傳太子申生歸胙于公晉世家作歸

釐于君則釐卽胙也續志注丁字漢儀桓帝祠恭懷皇后祫辭賜

皇帝福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是漢以受胙肉為受釐之證也其郡國祠祭亦致釐京師風俗通云泰山廟太守自侍祠燔柴上福脯三十脔縣次傳送京師先謙曰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索隱引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

神之本誼具道所曰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迫近也既

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大

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曰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

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

師古曰擬比也上比於天子擬音擬補注齊召南曰自此以下並漢書所詮敘也史記賈生與屈原同傳於經國之才救時之論樂

未及錄故特詳補之其治安策及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補注先

上書並賈子新書文節以入傳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補注先

北王興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

也其大略曰臣竊維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補注先

應麟云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可為長太息者六

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於傳而載之食貨志俗淫制二篇不以為太息而班氏取為太息之二論教太子是為

太息之三體貌大臣是為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
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而載
銅布篇於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先謙案新書若其它背理
文多脫誤今但採其與本書文義相發者餘屏不錄

而傷道者難徧曰疏舉師古曰言不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

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臣獨曰為未也
吏反此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上有以字

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皆非事實

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干故反

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補注宋祁曰浙本燃作然方今之執何曰異

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晉灼曰搶音信吳人罵楚人

曰信信攘亂貌也師古曰晉音是信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補注

先謙曰官本仕庚作仕康引宋祁曰始攘今越本搶音仕庚反攘
因註女庚反非甚有紀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

未知孰是
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急師古曰言二事之中何者為急補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

注先謙曰文帝喜射獵故誼云然

鼓之樂勿爲可也

補注先謙曰新書之下多馳騁二字義較完足

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

軌道兵革不動

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

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

師古曰鄉

讀曰

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

補注先謙曰廣雅釋言數術也

謂治天下之道術

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

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補注先謙曰新書下有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二句

使願

成之廟稱爲太宗

補注周壽昌曰願成文帝四年自作廟名

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呂承祖廟呂奉六親至孝也

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

補注王先恭曰自來說六親者紛紜不定老子六親不和有孝慈

王歸注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左昭二十五年傳爲君臣上下以

則地義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

象天明杜注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也本書禮樂

志六親和睦注取以爲釋今案左傳文夫婦明在六親之外本傳

下文云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又云父子六親各得其宜父子亦

不在六親之內下文又云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

張說七族之義亦非也六親諸父一也諸舅二也兄弟三也姑姊

四也昏媾五也姻亞六也皆列於爾雅釋親之文其在天子親諸

父兄弟姑姊以厚宗族親諸舅以厚母黨至婦黨為婚壻黨為姻

自天子達於庶人共之皆一本之恩所推故曰以奉六親至孝也

曰幸天下曰育羣生至仁也

補注錢大昭曰新書幸作宰

立經陳紀輕重同得

補注先謙曰新書同作周

後可曰為萬世法程

師古曰程式也

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

得蒙業而安至明也曰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致此非難也

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補注劉攽曰少知治體泛說爾何必謹自謂乎

其具可素陳

於前願幸無忽

師古曰忽忘也

臣謹稽之天地

師古曰稽考也

驗之往古按之

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曰易此

師古曰易改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

鄭氏曰今建立國秦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

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不順如瓚說則曰按如鄭說則本文固字應倒在必字之下於義不順如瓚說則

樹國固當一讀於義甚長師古取鄭說似誤錢大昕曰沈彤云夫當作大鄭氏云今建立國秦大其執必固相疑也若作夫樹國云

云則當請廢封建或於固字句絕則當請無立國於險矣而下文皆不之及但言國不可太大宜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故知夫為太

之譏先謙曰瓚齊說是言險固則強大意在其中治要引執下有也字於固字一讀兼引瓚注新書作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執當是

後人妄改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武也補注先謙曰願

漢之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姓沈形

云爽甚也謂下疑上則必反而上必甚其憂也爽有猛烈意是甚

之義如說與上文不貫先謙案廣雅釋詁爽傷也言上數為憂所傷也故下文云非所以安上甚非所曰安上而

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時吳王

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

欲擊取滎陽也師古曰鄉讀曰鄉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行義未過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

者德澤有加焉猶向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權力

且十此者庠師古曰十倍於此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誼之大意

侯相合襲是跡而動則其權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

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

曰大抵猶言大略也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

音丁禮反其下亦同已上偏置私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偏作徧案治要作徧通志九十

七引賈誼傳作徧宋建本新書同盧文弨云舊本

漢書亦是偏字作偏者非也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

堯舜不治補注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王念孫曰案當作難堯舜不能浙本作不能治治字蓋涉上

句而衍各本又脫能字賈子宗黃帝曰日中必熨操刀必割孟康

音衛日中盛者必暴熨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熨是謂失時操

刀不割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熨謂暴曬之

也熨音所智反又音所懈反補注先謙曰盧文弨云顏氏家訓引

賈誼策作熨宋潭本新書正相合從之先謙案說文熨暴乾火也

辭熨字玉篇熨曝乾也此作熨後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補注

人妄加艸耳通志賈誼傳亦作熨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先謙

曰道由也由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剋之應劭曰抗其

順不爲叛逆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剋割頸豈有異秦之季世序補注先謙曰

也墮音火規反剋音工鼎反即位六公子幾死於杜公子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將聞三人殺於內宮是也

尙憚曰危爲安曰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

匡天下乎補注王念孫曰案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

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

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

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序臣又以知陛下之不能也語意竝與此同賈子作將不云云恐後人據漢書改之也臣又曰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

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向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

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

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補注先謙曰亡恙猶言向在耳顏注泥官本注末有也字當是時而陛下即

天子位能自安乎補注宋祁云浙本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

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雜也併音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執曰豫

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王

先慎曰左桓二年傳師服曰吾聞國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鄭注側室眾子也得立此一官孔疏趙有側室曰貳是卿得立此官也案國家側

室貳宗皆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副貳此言淮陰侯等非有副貳之

執為之諸公幸者適為中涓其次庶得舍人師古曰庶與僅同庶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曰

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

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已是一歲為安故臣

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

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彊為亂明信等不以疎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

反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補注

曰謂隱王如意幽王王淮陽其王王梁師古曰共讀曰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庠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

而不論君臣之義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

天子擅爵人赦死罪師古曰擅專也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蓋之制補注先謙曰官本

蓋作戴引宋祁云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

注文姚本戴作蓋

聽召之安可致乎

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

不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

親戚天下圓視而起

應劭曰圓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補注先謙曰猶言相顧而起應說非新書作環視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

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

補注宋祁曰案功臣表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典客為御史大夫先謙曰敬是無擇子見高紀宋說謬也

適啟其口

匕首已陷其匈矣

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補注周壽昌曰前之審食其後之袁盎皆是也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師古曰領理也補注錢大昭曰仲尼燕居云敢問禮也者領好而全惡者與鄭注領猶治

也師古建

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

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已然同姓襲是跡而動

師古曰易

謂改其法

既有徵矣

師古曰徵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

移師古曰既

明帝處之尚不能已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

解十二牛

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

可以莫鐵淮南齊

而芒刃不頓者也頓讀曰鈍補注先謙曰說文

芒神端引申之則刀端亦謂之芒文選七命建雲髦啟雄芒注芒

鋒刃也鋒引申之則刀端亦謂之芒又說文刀刀堅也謂刀之陷物處也芒

刃二字常平列顏說所排擊刺割皆眾理解也音胡懈反補注先

非官本注豪作毫議曰理肌肉也說文解判也單理至於憤憚之所非斤則斧師古

解謂其肌肉易解判處顏說非股骨也體解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斧也儀音寬脾音陞又音必爾反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

欲嬰曰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補注先謙曰下文嬰臣曰為不缺則

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晉灼曰一國皆反誅何不施之

官本一作二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

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賈高因趙資則又反陳

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

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補注王念孫曰在讀

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賦見又作裁賈則讀如本字

說文在從才聲故與機財裁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

矣賈子藩疆篇正作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乃纔二萬五千戶

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曰殘亡可也晉灼曰事

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晉灼

曰事執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忠附則

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呂義國小則亡邪

心師古曰使呂義國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

補注王念孫曰制從當為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諸侯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並作莫不從制

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補注先謙曰新書此下有天子無可以徵作之

權無起禍召雖在細民且知其安補注宋祁云舊本在作有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若干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

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曰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地盡問反次下亦同

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曰爲國空而置

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

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

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

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曰頗入也補注宋祁曰新本子孫

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絕補注宋祁曰新本子孫

云也當作他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削多入於漢者若因其所

存地爲國則國小而其子孫亦不得封故爲之徙其侯國並封其

子孫於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之也顏注誤先謙曰補注本令其作

令不所曰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償

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補注劉攽曰言諸侯之地先

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今爲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

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于十縣是爲以數償之矣所字衍

文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所云者明天

子不利有其地也先謙曰詳文義上不應有誠曰定治而已故天

也字沈改爲他精確不可易諸家說並廢矣

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

書作慮莫不王是也詳顏注則漢書本作慮莫不王故訓慮爲計

言宗室子孫自計莫不可于故無倍畔之心若作莫慮不王則當

釋爲無憂不王不訓慮爲計矣治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要引亦作莫慮是唐初已有誤本

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楚將降而封于潁川疑懼遂反高帝

書亦作啟章師古曰鄉諺曰鄉繡注先謙曰避景帝諱改新書作效順義較長效致形近細民鄉善大臣致順

而天下不亂

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孤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先諱曰退賜與赤子對文植遺腹故但朝先帝裘衣義自一貫孟氏以爲天子

本而義。各別。新書此下有疏。曰。且安宗廟。少鯀傳之後。世不知其
所窮。方接故常時云云。案自臥赤子至誦聖爲五美之一。必如新

畏難也音天下之執方病大瘕反如音曰瘕歸古曰音上更反爲注无譌曰瘕當作瘕說文瘕

反禰注沈欽韓曰秦策范雎諫秦王未嘗聞指大平居不可屈信

畜先謙曰一二指痛則身懼若無所恃賴喻諸侯有一二反者則天下爲之震動不可保也失今不治必爲銅

徒瘡也對文則病字當在瘡字上不當在非徒瘡上蓋作瘡非徒瘡也

鰲師古曰鰲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蹠掌是也鰲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補注錢大昕曰說文無蹠字小

動王念孫曰說文跼足下也作𨾏者借字而與跼通作𨾏者別
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炙聲一也

蓋或與笑聲通
胥晝夜馳驅足腫蹠
蹠是古有蹠蹠之語
卽此傳之蹠蹠師古讀
蹠蹠非臆說也
脚掌反戾故曰蹠蹠賈子大都篇亦作蹠蹠
以蹠爲蹠字之譌非也
說文以蹠爲曲
蹠蹠曲也是蹠蹠皆
有曲義上旣言蹠則下不得復言蹠
史記漢書之字固有不見
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蹠蹠先謙曰官本蹠作蹠是
元
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
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
也惠王親兄子也
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
師古曰惠王齊悼惠王
之子二字先謙曰新書亦脫之子二字
盧文弨云惠王乃文帝親
兄其子哀王文帝元年薨子文王則嗣故云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是惠王下常有之子二字
今從劉貢父補先謙案通鑑通志賈誼
傳竝有之子二字
何焯以爲惠王當作哀王又據通鑑有之子二
字與前親兄之子句相應以
爲利本脫誤當以後說爲正
親者或亡分地曰安天下
師古曰廣
天下安故曰曰安天下
爾注先謙曰親者謂
帝之子孫下文疏者卽謂元王惠王之後
疏者或制大權曰偏
天子
師古曰偏古通字
補注臣故曰非徒病瘡也
又苦蹠蹠可痛
先謙曰偏正字通俗字
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執方倒懸
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
師古曰

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

師古曰
媯古悔

字補注先謙曰說文婢女師也字或作婢不訓婢侮此借字師古以為古侮字失之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古師

曰亡已言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曰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不可止也

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主上之所操持也操音千高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天子其責是臣下之

禮也師古曰恭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縣如此

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師古曰顧例如此而不能解非豈倒縣

而已師古曰但又類辟且病非服皮曰病癖音壁非音肥補注宋

則全無意當用漸本先謙曰辟當作壁說文壁人不能行也此省

文作辟荀子正論篇不能以辟馬致與致遠注辟與避同新書作

避俗字注癖為辟之誤說文推風病也灌夫傳賣嬰即陽病癖顏

注非風病也注風下奪病也二字漸夫辟者一面病癖者一方痛

補注先謙曰一方痛當為一方病痛與病字形相似而驚也六書

故非風腫也廣韻非痛皮外小起字略非痛小腫也皆無痛義令

人皮膚小起痒不及搔甚者暴腫而目為變吾鄉俗謂之風它其

病初不至痛亦能死人靈樞經非之為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

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據此知此文作

病不作痛下文云臣故曰一方病矣不云一方痛沈其明證矣

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

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歸古曰復音方

不得復除也昭紀如注雖丞五尺弓止不輕得意如滴日五尺謂

相子亦在戍邊之調是也

小皆當自斥候望烽燧不得臥上作枯泉枯泉頭兜零弓薪草置

其中常低之有寇即大然舉之召相告曰降又多積薪寇至即突

則燔燹夜則舉烽補注沈欽韓曰高誘兵略注斥度候觀也先謀

以望火然也。建興中，王隱、薛武、王羲之、謝安、支道林等相

如傳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索隱烽主晝燧主夜諸家並與張

火關下云塞上亭守燹火者義取互訓更不分疏斥廣也

後介胄而睡師古曰被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

日醫者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可忍曰帝皇之號爲戒人諸侯歡

謹自謂可爲泣者山十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

既卑辱而敵不怠長此安算補注沈欽韓曰言以此爲久長何所

進謀者率已爲是固不可解也固新書作固亡與甚矣

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言

曰屈音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

其勿反為大耳如清曰好為大語者補注周壽昌曰漢文時尚黃老

搖動為大耳以清靜為治故曰毋動為大不必截讀先謙曰毋動

為大猶言毋動為上也孟子事親為大守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

身為大句例正同大語曰大所未聞也等也師古曰無至冒上也師古曰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秉仁恩師古曰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曰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

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肌贅非應所有

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曰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

問反補注錢大昕曰或謂家貧子壯出贅買生以為秦俗之薄疑昏姻論門戶貧富諒必相當子就歸家貧者固得所願恐非女

家所樂若富家有女安肯與貧人昏漢時七科適戍贅壻與吏有

罪亡命者並列又何故也曰說文贅以物質錢也從敖貝敖者猶

放貝當復取之也漢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

食如酒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

婢然則贅子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聞耳秦

人子壯出贅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為奴婢而

不恥也其贊而不賄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贊壻故當時賤之師
古謂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者非也今人以就壻爲贊壻亦失
之若賣妻與人作婢謂之質妻淮南子云贊妻鬻子也是也
鉏慮有德色師古曰穆摩田器也言曰穆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
杖瑟耳慮有德色矣和緩也穆音憂補注孔謙曰新書假父穆鉏
箒慮立許語慮大計也言其俗大都如此母取箕箒立而許語
服虔曰許猶罵也張晏曰許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許音碎補
注宋祁曰浙本箒作帚沈欽韓曰釋詁許告也言母不得擅取須
相告非責讓也先謙曰新書潭本作立而訊語古許訊通用竝有
告讓之義授鉏可借則箕箒亦可取但須告語耳然曰取或是徑
取之辭則且立而責讓矣或曰許訊皆問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
言母取其箒立而詰問不輕與之乃與其舅併倨無禮之甚也哺
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
音步併音步鼎反補注沈欽韓曰呂覽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
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携杖而揖之問曰子
之父母不有恙乎是以祖爲公也釋名夫之兄曰公先謙曰据下與
盜也逐而去之此以舅爲公也釋名夫之兄曰公先謙曰据下與
姑對文則公專訓舅上四句以父母言乃謂其子此以公姑言是
謂其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師
婦耳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古曰說音悅稽音上奚反補注
宋祁曰反脣一作反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
辱劉敞曰辱或作唇

子而貪嗜財利劉奉世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

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沈欽韓曰新

書云其慈子者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

甘薦也顏說謬先謙曰官本注奪音字然并心而赴時猶曰登

六國兼天下蘇林曰楚音厥師古曰楚謂拔而取之補注先謙曰

傲如此然秦之君臣并心而赴時者猶曰但求功成雖道禮義乘

仁恩弗恤若無者字則文義不明新書亦作然猶并心而赴時者

曰其明證也說文楚僂也荀子成相篇國乃楚注楚顛覆也富國

篇是之謂國楚注楚顛倒也楚六國謂顛仆之拔乃引申之義不

常取以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

為訓師古曰反還也補注王念孫曰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為

醜字之誤也廉醜即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並作廉恥又下

文秉禮義捐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並作廉恥凡

賈子書恥字多作醜逸周書亦然呂氏春秋及不發篇並作廉恥

王伯子之恥字多作醜逸周書亦然呂氏春秋及不發篇並作廉恥

醜之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天下大敗眾掩寡

誤之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天下大敗眾掩寡

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

天下

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補注先謙曰起之謂扶持天下之危亂也晉語世相起也注起扶持也

屢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已侈

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補注劉歆曰慮大

率也先謙曰慮劉說是詳見食貨溝洫二志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

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補注先謙曰新書劾作掇 奪兩廟之器

如清曰奪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師古曰寒拔也音奪又音塞補注先謙曰張釋之傳人有盜高廟座前五環是也 白蠶

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

師古曰白蠶書目也言白者謂不陰晦也剽劫也音頻妙反 矯僞者

出幾十萬石粟

服虔曰吏矯僞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曰服說非也幾近也言詐僞文書曰出倉粟近十萬石耳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出錢穀得高爵或

乃爲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已爲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

言矯僞之人詐爲詔令妄作賦徵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

也行音下更反補注沈欽韓曰按當緣蠶錯入粟之請得賜高爵其納粟于邊又詐乘傳過郡國也如解入粟爲使者固非顏言詐

作詔令徵發亦無理先謙曰案以上數事皆實有之故誼應舉以爲民亡行義之證此出栗賦錢乘傳行郡國卽是矯僞無行義之事顏說近之漢世奸俠橫行讀貨殖游俠兩傳可以想見不必執今疑古酷吏傳胡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公孫勇衣繡衣乘駟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先馬車亦其比也

至極故曰尤至治要通志而大臣特曰簿書不報期會之閒曰爲賈誼傳並作尤新書同

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曰簿書期會爲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補注宋祁云注文姚本特以作徒以至於

俗流失世壤敗因恬而不知怪念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補注王爲固字之誤也固與願同願反也

然也見帖經然不爲怪也賈子俗激篇正作固恬壞敗反恬然不以爲怪也

弗知怪先謙曰盧校新書本作因王引益別本慮不動於耳目

曰爲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補注先謙曰德亦大率也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師古曰鄉俗吏之所務在於

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已削書札篋篋所已盛書補注沈欽韓曰文子微明篇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荀子王

制篇亡國富篋篋周壽昌曰刀筆以治文書篋篋以貯財幣言俗吏所務在科條微敏也補注誤先謙曰沈周說是新書作加刀筆

之吏務補注先謙曰官本禮作體是新書而不知大禮亦作體虛校云建本作大禮陛下又不

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古

禮也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

僵不修則壞師古曰植建也管子曰師古曰管子仲也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

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

豈則當寒心而憂之補注王念孫曰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

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為寒心哉可為寒心者危之之詞非謂

當寒心而憂之也補注史記田單傳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

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

有而字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師古曰幾讀

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君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

疑惑

師古曰眾信謂共為忠信也補注王念孫曰按此本作羣眾信上不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

羣臣

上師古遂以羣臣眾信為句上不疑惑為句矣不知此謂眾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無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

羣眾

信上不疑惑對上文眾心疑惑而言羣眾即眾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

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度江河亡維楫

師古曰維所已繫船楫所已刺船也詩曰綈綈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中流而遇

風波船必覆矣

師古曰覆音芳目反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

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

補注周壽昌曰自殷為天子至此時務也

千餘言皆載大戴記保傅篇惟字句小異二十餘世彼作三十餘世注云三十一世考世表殷傳二十八王從此為正

周為

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師古曰

遠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

補注王文彬曰大戴禮盧

注暴卒疾也案暴與長對文訓為短促史記項羽紀贊何興之暴也當與此義同漢紀作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亦其證

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已禮

師古曰迺始也補注蘇與曰新書固作因

魏書李彪傳引同誼得兩通先謙曰孔廣森云春秋左傳所謂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是也

齊肅端冕

師古曰齊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注先謙曰見音胡電反補

虎通義使士負子於南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禮注先謙曰闕字孔廣

森云闕象魏也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下下車也昔荆莊王作茅門之法太子入朝馬蹄踐雷而戮其御魯有茅闕門則茅

門者闕與古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過廟亦下二文互耳殷廟在闕內右周廟在闕內左

孝子之道也故自

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

補注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

謂割入井又非所謂新生也

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

補注先謙

緇抱作襁褓盧注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孔廣森云新書修政語云成王年六歲卽位故云襁褓注言十

有三者書古文說與賈子異也据六歲卽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

七年耳但以保傅亦賈子書援

彼證此於事則非於文則當

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

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意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傳輔

也道讀曰導其下亦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意作義是新書作德義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

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安居補注先謙曰新書宴作燕於燕居

時隨事輔導也與讀曰預

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曰道習之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攜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術者曰衛翼之

師古曰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

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

補注先謙曰治

要引作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大戴禮亦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

楚言也並與此異

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

師古曰嘗音擇其所樂

必先有習迺得為之

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言擇其所好樂以誘之

孔子曰少成若天

性習慣如自然

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

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

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師古曰官謂官舍補注先謙曰大戴禮作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

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

下不隍矣

師古曰隍與踰同謂越制補注宋祁曰句末當添也字先謙曰大戴禮盧注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觀禮布政

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東序啓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

氣溫養故上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

藏於地唯象於天半見也故上爵也孔廣森云天子之學與明堂

同制故明堂靈臺辟雍謂之三雍太學者辟雍之中室也虞名學

爲庠夏爲序殷爲瞽宗周人兼取之以名其四堂詩曰錫京辟雍

白西自東自南自北謂辟雍居其中四學環之東堂曰東序一曰

東膠養國老在焉西堂曰瞽宗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宗故祭義云祀先賢于西學合於此上賢貴德之事

也北堂曰上庠北爲冬方文王世子云冬讀書書在上庠以此南

堂曰成均乃周學之正名故大司樂獨言掌成均之法五學先成

均猶五宮先明堂矣易太初篇曰天子旦

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莫入北學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

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

也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惠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

日輯與集同輯和也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百姓百官也書曰稽章百姓案此文即取百姓昭明黎民於變二語為義孔說是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補注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補注沈欽韓曰新書作司直之史

戴禮記過作司過新書微膳之宰師古曰有過則諫補注沈欽韓

盧校云則本亦作司過微膳之宰師古曰有過則諫補注沈欽韓

內不出典膳丞邢文偉請減膳上啟曰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本

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遽申減膳先謙曰大戴禮新書並作

虧膳避武帝諱改大戴禮下云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

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微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微膳

不微膳則死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補注誹謗之木

新書略同師古曰謾惡事者書之於木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堯置之誹謗之木

師古曰謾惡事者書之於木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堯置之誹謗之木

書政之僭失也孔廣森云古今注誹謗木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

交柱頭形似桔槔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補注先謙

大路交衢悉施焉師古曰大戴禮盧注舜置之使誅者擊之

以自聞也孔廣森云禹之令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周官太僕建

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違令師古曰替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

事擊鼓亦師古曰替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

其意也師古曰替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

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替之事非史之事

紅讀詩是也不獨知列女母儀傳夜則令替誦詩是其證

後書馬廖傳亦曰願置童坐側以當替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

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保傳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先謙曰大戴禮替作鼓字同本書禮樂志立樂府采詩夜誦亦其

證大夫進謀士傳民語補注先謙曰孔廣森云士傳春秋左傳所

失傳告大夫也民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

語傳所謂庶人誘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大過可恥媿之事補注

先謙曰新書亦作不愧大戴禮作不攘盧注量知授業故雖勞能

受也孔廣森云古以攘為揖讓字曲禮左右攘辟不攘言受教不

辭也後漢桓郁傳引禮記云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先謙案不媿

與不攘同義顏云無可恥媿之事失之盧孔以不攘為能受教亦

非也上文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此二句正承習貫

如自然言之其習與智俱長則所習之事舉而措之純乎自然

極親切而不媿退下化與心成故中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補注

道若性乃承少成若天性言之也

曰孔廣森云中音訓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已明有敬

井如從容中道之中

也師古曰朝日已朝夕月已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遙反補

注先謙曰有敬大戴禮作有別盧注教天下之臣也孔廣森云

春秋莊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朔

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

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補注先謙曰大戴禮盧注仲春舍采合

也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

修而兼用之然此饋醬者食禮也漢辟雍儀云三公設几九卿正

爵而酌祝饌在前祝饌在後所曰明有孝也禮盧注先謙曰大戴

子也孔廣森云祭義曰行曰鸞和樂志補注先謙曰曰大戴禮作

貴老為其近於親也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薺又作茨並音律

中是處注步中采齊私反補注先謙曰新書作采薺又作茨並音律

茨孔廣森云逸詩篇名趣中肆夏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

或以為齊夏餘見下趣中肆夏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

應也並音竹仲反補注王文彬曰大戴禮盧注兩雅堂上謂之行

門外謂之趨周禮及玉藻曰行以肆夏趨以大戴禮盧注兩雅堂上謂之行

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則於大戴禮之內奏采茨朝廷

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饗孔廣森云燕禮記賓及庭奏肆

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肆夏繁奏於門內以爾雅證之不當

言趨周禮文是也國語金奏肆夏繁奏過梁呂叔玉說肆夏時邁也

繁退執競也渠思文也文彬按周禮鄭注略云行者謂於大戴之

中饗下饗謂人之位也饗字所禮軒輅注略云行者謂於大戴之

行趨謂於朝廷王出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趨以采薺行

應門路門亦如之疏謂此據出時從內向外言玉藻趨以采薺行

以肆夏先趨後行據入時從外向內言樂節則同是二經言行趨
先後不同而肆夏采蒿自有定屬燕禮記所云賓及庭謂及寢庭
郊特牲所云賓入大門疏云賓行朝聘既畢燕享之時燕則大門
是寢門享則大門是廟門是寢廟各異奏肆夏於門內則同尤足
證本傳步趨互倒先謙
所曰明有度也補注先謙曰大戴禮其於

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補注先謙曰新書上不

故遠庖廚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

所曰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

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補注

相斥罪而又告發之故謂之訐顏但以面相斥罪訓訐字則於義

未盡訓訐則論語惡訐以爲直者孔注發人之私曰訐新書禮

容篇訐則誣人是訐兼告義不當僅以面相斥罪釋之本固非貴

書王商傳父子相訐頗彼注云訐告斥其罪也其說是矣固非貴

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

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豈

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曰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

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補注王念孫曰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成事即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

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補注王念孫曰視已成事即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

則當視已事以為法也補注王念孫曰視已成事即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

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

注下文云已事已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也又曰前

輒謂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而視已事而亦如也

車覆後車誠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善說篇魏公乘不仁曰周書曰

時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

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曰亟絕者其轍跡可

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

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

教與選左右師古曰論曉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

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補注王念孫曰智誼之指本作智

誼理之指智誼曰知臨卿貴則智

子法與一知同言此六首而程父不知也
西者與一知同言此六首而程父不知也
知者與一知同言此六首而程父不知也
之者與一知同言此六首而程父不知也
門者與一知同言此六首而程父不知也
字者與一知同言此六首而程父不知也
誤讀智為智慧之智則智誼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刪去理字而後人
知智誼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
戴禮賈子並作知義理之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
指舊本賈子並作知義理之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師古曰耆讀曰嗜補注沈欽韓

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

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補注宋

文彬曰為助也論語夫子不為也皇疏為猶助也此言其人行事

雖至老死各不相助老子安其居樂其俗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與

此同意先謙曰行者之者官本作有是也新書同大戴則教習然

禮作行雖有死不能相為者蓋文誤倒通鑑又刪行字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補注

宋祁曰越本得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

字上有有字

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

能見將然

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

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

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

補注錢大昭曰生闕本作用

若夫慶賞已勸善刑罰已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

師古曰顧然猶反也

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師古曰眇細小也

使民

日遷善遠暴而不自知也

師古曰見善則遷畏暴而離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毋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眾人齊等然能先已德義化之使其無訟

爲人

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

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

取舍之極定於內而

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師古曰極中萌始生也

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

日而危也皆已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

補注宋鄭

日漸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已禮義治之者積禮義已刑罰治
仲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

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

善同而所已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已德教或歐之已法令師古曰道

讀曰導歐與驅同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歐官本作政注同道之已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樂

歐之已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

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

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

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已異在天子之所置之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

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

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

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

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

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曰觀之也師

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補注王文彬曰陛九級上者天子

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

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以三等為階以此推之一尺為一階大

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師古曰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

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

音其廉恥節禮曰治君子補注光謙曰治要引作禮節新書同通鑑作節禮是司馬公所見漢書已與今

本同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黥則之舉不及大夫曰其離主上

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齧其齒也芻所食之草也

蹙音干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舉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補注周壽昌曰方扶南云此固

古禮然則申屠之欲新鄧通未必是而孔光之禮接董賢未必非

那余案寵臣非侍臣嬖臣之比說文寵尊居也一日愛也恩也易

承天寵也書居寵思危左傳陳桓公方有寵于王皆是蓋為君所

貴愛之臣也不得援寵幸為說先謙曰下文云取庶之所當寵亦

尊貴之此所曰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曰體貌大臣而厲

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

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

伯長而令與眾庶同黥剔髮別笞僇棄市之法蘇林曰僇音罵補注周壽昌曰廣韻

僇罵本字玉篇罵詈也先謙曰案官本令作今二字形近易然則

為新書及治夏引作今通鑑及通志賈誼傳作令文義兩通然則

堂不亡陞辱被戮辱者不泰迫辱師古曰迫天子也廉恥不行補注先謙曰新書有

也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補注先謙曰大官猶言高爵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曰重法者

如淳曰決罪曰當問樂毅二世

風也補注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先謙曰趙高

弑逆何云以法定二世之罪劉說非也當以重法即決死之謂言

上刑罰積習致然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

枕補注先謙曰新

冠雖敝不曰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

于汝反沈欽韓曰韓非外儲左篇費仲說紂曰冠雖窮敝必戴于

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文于上德篇冠則戴枝之鉢則足跟之

先謙曰上文章父薦履

漸不可久喻意正同

矣吏民嘗俯伏曰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

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補注王

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

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

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咸為南陽太守豪

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為地曰木杵脊不中

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也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

空為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
司空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云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
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百
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今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
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明證矣周詩昌曰秦廢周制不稱司
寇名大李見昭懷李一名廷尉漢承秦制有廷尉無司寇哀帝元
壽二年雖造司寇職而帝族崩未竟其事故終漢世無此官百官
表亦未載此司寇是罪名非官名顏注主刑罰之官言是官所也
刑法志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王子侯表楊邱其侯安耐為司寇
蓋復作徒刑也在孝景帝四年與誼時相近此云輸之司寇明是
繫之刑所而獨列於徒官下云司寇字似非誤也先謙曰王說較長
長小吏明非同廷尉尊官此司寇字似非誤也先謙曰王說較長
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師古曰殆非所曰令眾庶見也夫卑賤
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已加此也蘇林曰知其有一旦
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可加以非禮也新書無此非所曰習天下
字則謂一旦可加乎其上也語意略同蘇說非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
耳補注王念孫曰死而死耳猶言死則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
死耳也古者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師古曰行音胡剛反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胡作戶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鄭氏曰毀漆面曰易貌吞

也曰毒藥熏之補注劉奉世曰毀謂以物塗必報襄子五起而不

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

致忠行出序列士補注先謙曰列烈古通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

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

頑頓亡恥師古曰頓讀曰鈍補注夷詬亡節師古曰夷詬謂無志

音后補注劉台拱曰與本作誤古字省耳說文誤廉恥不立且不

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苟若而可師古曰故見利則逝見便則

奪師古曰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

挺取也淮南子似真訓擣挾挺擣世之風俗高注挺擣猶上下以

求利便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篡楚部或謂之挺先

謙曰官本注起下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害

有也字無下音字

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

師古曰此於人主爲不便也便音類而反羣

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

蘇林曰粹純也言其

執悉在羣下補注先謙曰蘇林官本作師古此借粹爲萃蘇釋爲純望文生義耳

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

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已厲寵臣之節也古者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簋簋不飾

師古曰簋簋所已盛飯也方曰簋圓

曰簋簋音甫又音扶簋音軌

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

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人

充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曰諄之也

師古曰諄古呼字尙遷

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

何則白冠鵲纓

鄭氏曰白冠毛作纓白冠喪服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正論篇墨黥嬰楊倞曰當爲深纓鄭云因冠

之飾令罪人服之慎子作草纓案此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

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己有正罪君曰平

法治之也加劍當曰自刎也或曰殺牲者曰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補注沈欽韓曰據蘇說蓋請室令先驅清道字本當為清呂覽精論篇作法室新書耳痺篇大夫種繁領謝室謝又請之誤先謙曰盧文弨云如蘇言則漢書請室亦有作清室者建本新書此文正作清室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知蘇言非謬矣三輔黃圖作靜室

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

而死其義不明與下頸盤而加亦不相合魯語及楚辭悲回風注竝云弛毀也聞命而免衣冠就桎梏自毀其容儀不待上使人戾

頸而加襁辱也此雖不至大舉然較諸何者為重不能上不使人

冠纓請辜故須自毀而就獄也不至死故云中罪也

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師古曰盤古戾字

罪同至戾頸而加刀

音盧結反補注先謙曰盤當為盤官本不誤既是中

鋸蘇說非也解見上

其有大學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

曰裁謂自

上不使掉抑而刑之也

謂按之也掉音才兀反曰子大

刑殺也

夫自有過耳

服虔曰子者男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惡

師古曰惡讀曰喜音許吏反意好也好為志氣也補注宋祁曰王

仲弓謂意字宜曰喜讀為意先謙曰新書作自喜盧文弨云宋引

王說亦謂當作喜案本當作喜故顏請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古

本文意為喜王云宜曰喜讀為意誤矣

曰嬰加也 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巳節行報其上者則

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補注先

謙曰建本新書耳皆作醜醜亦恥也諸本皆作爾 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

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

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補注沈欽韓曰國同禦月令正義固止也管子書禦

皆作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

上陳康恥之事皆古記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使忠臣已死社稷

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

曰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

尋其下文義可曉矣補注沈欽韓曰管子七法篇有金城之守故

能定宗廟育男女說苑說叢篇夫吹不驚命曰金城先謙曰庶文

昭云建本渾本新書作此物比志也別本作此物此志也宜從漢

書先謙案物類也賜與下諸國志意也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各效死取義則為國

結志缺詞正辭觀其作意是字不誤言臣各效死取義則為國

家不拔之基聖人有金城之語正 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

比類此意也官本注狀作拔是 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

曰夫夫人也亦猶彼人耳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已託不御之權

可已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復制御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御作禦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

上無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也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

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陸級之事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謂以禮義

廉恥遇其臣彼謂戮辱貴臣言不為此而反久行彼也先謙案據

顏注正文本無行字但云而顧彼之久故顏釋云久謂久行之也若元有行字不須加注矣故曰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師古曰誦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

事復爵邑故賈誼曰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時大臣

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補注先謙曰

初文帝已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

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

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

補注先謙曰汪中云梁王

薨無子國除則王國官省可知而諡方上書請益封梁淮陽則是以故二千石而長安也陛下卽不定制如今

之執不過一傳再傳

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

强

師古曰植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人人自恣而不可制矜豪自植立太過於强也

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所曰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

師古曰蕃輪得宜則嗣主

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補注先謙曰翰當爲扞之誤

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爲鄰能自完則

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

師古曰黑子今所謂塵子也著音直略反

適足曰餌大國耳

師古曰餌謂爲其所吞食

不足曰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

制國而令子適足曰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

飾小行競小廉曰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

帝瓜分天下曰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

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爲刺音謂

曰爲

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如清曰不義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薪讀與焚同謂芟刈之

補注先謙曰官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

東門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補注齊召南曰按諸侯

並在關東固不必言此文謂雒陽上東門也考高紀帝雖自雒陽

入都關中而六年封子肥齊王七年封子如意代王九年徙王趙

也惟立子長淮南王十二年立子建燕王則帝在長安耳賈生從

其最多者言之雒陽亦有上東門與長安門同名以地勢言之燕

趙代在雒陽東北齊梁在其東南也畢昌為王師古曰畢昌諸補注宋

東吳楚淮南則在其東南也畢昌為王師古曰畢昌諸補注宋

官本注文在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曰成大功今淮南地

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而縣屬於漢師古曰

屬漢補注劉奉世曰縣讀如縣王念孫曰劉音是也淮南主街局

注縣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

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修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蹠

之與六驥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

其吏民縣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資財補綴作衣師

古曰悉盡也補注宋祁曰新書云自悉以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

補行先謙曰今新書無此語殆後人刪之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

乎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補注先謙曰言欲得王至甚

漢為立王其情至亟通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曰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下文益梁下與

東郡曰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補注先謙曰不可謂梁帝不以前說為然

起於新鄴曰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鄴潁川縣也鄴音千移反若音直略反補注先謙曰在今潁州府太和縣

北七淮陽包陳曰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清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

補注王念孫曰捷當為捷字之誤也隸書捷字或作捷與捷字相似因誤而為捷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收功獻捷捷字作捷是其證也

其捷之言捷也如清前說是解捷字故訓為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為捷後說是也

郭注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其君接捷也

二年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替于邾婁左傳殺梁皆作捷

莊子則陽篇接子人表作捷子是捷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

鄴著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南之地南屬

於江也如清前說訓捷為立非也淮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

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為不詞矣

而不敢謀梁足曰扞齊趙淮陽足曰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

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清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

適遇諸侯之皆少也師古曰恬安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

夜苦心勞力已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如清曰但動願

指麾則所欲皆如意補注劉奉世曰願指兩事吳仁傑曰陳勝傳卒中往往指目勝廣謂手指目視之此固為兩事若願指則如貢禹所云家富勢足目指氣使耳師古謂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然則願指目指正白一意如說是也山谷詩云外間李父願指麾

用此王念孫曰案人之動願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願當為願願指謂目願人而指使之也願與願草書相似因譌而為願左思吳都賦舉旗若願指劉達注引此傳曰願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

同也莊子天地篇手授願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釋文同願之勢草貢禹傳目指氣使願注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入燕策

馬几据杖願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跪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願指並相近先謙曰凡人出氣使人願與目俱願指之說未為非也新書木作願指王引莊子願指

釋文云本亦作願指是義得兩通如吳說是舊唐書郭子儀傳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願指進退如僕隸

焉唐書王翰傳家畜犛伎日使願令願指之義承用甚古王振文選劉注所引別本以駁如清並謂動願不能指麾失之泥矣高

拱曰成六國之既難曰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古師

曰商讀曰黃補注先謙曰孰官本作熟引宋祁萬年之後傳之老
曰熟字舊本無後孰計亦無火當去四點

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

曰欲發言則問其臣補注王引之曰師古以言為發言非也言亦

問也遠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訊言也郭注相問訊廣

雅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有言有所告請若

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言謂有故所問也留子問召公

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氏之司馬驪辰言於其眾曰若

之何此古人謂問為言之證周官冢人言轡車象人注鄭司農云

言言問其不如濫度者大祝言甸人注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

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訊言也執其

可言問所獲之眾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

生得者而言問之此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師古口

言問二字連用之證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

同裁擇而幸從其言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

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

願陛下少留計也諸葛豐傳唯陛下裁幸侯幸傳唯陛下哀憐財

幸義竝同也鼂錯傳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幸傳唯陛下

少察之也鼂錯傳又曰唯陛下財幸傳唯陛下財幸傳唯陛下

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
子少哀之也李尋傳唯財留計也鼓點類題為師丹傳唯陛下財
神猶賈誼願陛下少留計也鼓點類題為師丹傳唯陛下財

心言唯陛下少寬眾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文帝於是從誼計

作機李陵傳注財僅也廣雅董少也董與僅同

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

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先謙曰據文紀梁王勝死在十一年封厲王四子在八年班氏載

此事於前疏後蓋諫王淮南諸子亦在十一年也初封列侯無釋

便知復王通鑑載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

誼疏於八年失之

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曰

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也補注先謙曰顏訓接

為續是也言前既封淮南王子為侯竊恐續復王之語意自明簡

不必又云接今時當即王之注末也字官本作爾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

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舉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

死天下孰曰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曰負謗於天下

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

長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

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之子也事見春秋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平王之子也之作諸白公為亂非

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刺手師古曰刺利也音曰官本憤作忿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

注再作冉是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假四子

作彼引宋祁曰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假四子

越本靡武皮反夫擅仇人足曰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

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

廣都之中即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剽諸刺吳王

秋傳及燕丹子也補注先謙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

曰言非顯稱兵即暗行刺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應劭曰周

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補注先謙曰假借也史記范雎傳

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

也假賊兵與為願陛下少畱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

虎翼是二喻願陛下少畱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王傳

名誼自傷為傳無狀師古曰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

十三矣補注先謙曰汪中云梁懷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

參其前後以紀為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

之七年也先謙案文紀封齊悼惠王淮南厲王諸子在十六年下文云後四年是誼死為十二年無疑史記曰者傳云王墜馬薨誼不食恨而死與史記誼傳不合誼死距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王薨歲餘則云不食恨死者非其實也

帝思賈生言

補注先謙曰官本言上有之字

迺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

為王

補注先謙曰誼前疏言梁足并齊趙淮陽足禁吳楚帝慮又齊大難制值文王薨帝思誼言迺分王悼惠六子以弱之

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曰王之後

十年文帝崩

補注先謙曰據文紀十當為七

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

從舉兵

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西鄉京師

師古曰鄉讀曰嚮梁王

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

補注先謙

日淮南王安

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

其家

師古曰言籍其家業補注先謙曰史記傳末緒先生補云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師古曰伊伊尹管仲

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

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曰移風俗

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

追觀曰下並史家之詞

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曰漢為土德色

上黃數用五

補注周壽昌曰案武帝紀太初五年夏五月正歷遂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似皆追行賈生之言

即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改為土德未嘗非由生言發之

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曰係單

于

師古曰賈誼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

服車乘曰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曰壞其腹於來降者上曰召幸之

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曰壞其腹於來降者上曰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曰壞其心此五餌也補注宋祁曰注其術

固曰疏矣誼曰天年早終

補注先謙曰官本天二字作亦天

雖不至公卿未為不

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師古曰掇拾也音丁

反活

賈誼傳第十八

卷

漢書四十八